

闢

耶

篇

歷史系

民國六年十月

所

版權

著者

發行者

總代發行所

零售處

關耶篇

實價一角五分

其杰

聶氏家言旬刊社  
遼陽路

華書局

商務印書館

# 闢耶篇目次

宗教辨惑說

儒家畏天命耶教禱謝上帝辨

明害篇

破迷篇

論耶教致禍之故

上帝主宰說辨惑

佛化基督教序

答楊君書

答曾約農書

答朱敬一書

記與曾寶蓀談話附明孔孟之道以弭階級專制之禍論

與曾伋庵書

# 宗教辨惑說

甲子正月

## 第一章 緣起

予去冬有宗教答問之作。嘗以質諸教會友人。將以折衷求是。非敢固執己見也。而見答者寥寥。或則以膚泛之言應之。無辨難之語。甚非以直見道之意也。然予則猶含意而待伸。以爲天地間真理一而已。不能兩可。不能苟同。今耶教之人言曰。世界惟耶教爲真宗教。爲真理。苟不信從。則爲有罪不赦。青年學子。方受教育。固將以至善爲依歸。而世之以宗教以學說成一家言者亦多矣。大抵門戶水火。入主出奴。將使學者何所適從耶。而彼私其教者。又張大其詞。謂爾不信耶穌者。背教規者。皆得罪於天。永不得救。期於使人不敢不入教。已入教者不敢復研究其他教理。故亦有其徒明知佛法因果之說有至理者。而口不敢道也。家世夙受儒教禮法之益者。而不敢復行也。乃至祀其祖先亦謂爲得罪上帝。將受天譴。彼隘陋自私。滿充嫉妬之傳道師。倡爲此說。期以宗教爲專利之物。名爲尊上帝。實以誣上帝。名爲傳真理。實以蔽真理。蓋天卽理也。世豈有狹小隘陋嫉妬詛

呪而可以稱天理者乎。予夙頗有喜於耶教。以其徒事人捨己之精神亦多有足感人者。而爲此等謬說所玷。遂滋無窮之弊害。統觀歐洲列國歷史所紀政教發生之戰爭。致人民於愁苦殺戮。而終致激成反動。以推翻宗教者。莫不由此謬說自致之也。耶教在今日已漸式微。然基礎尙甚深固。苟其徒及早憬悟。取他教之長。以改善而進於道。未始於世無裨。故予不辭譴陋。而有斯篇之作。

## 第二章 宗教之目的

宗教最大之目的。在謀人生幸福世界和平。其目的惟一。其率循之途徑亦必同一。此義中庸已言之矣。蓋謀人世之安寧幸福者。天意也。亦人性也。故曰天命之謂性。欲達此目的。必循是道。故曰率性之謂道。宗教者。途徑之指導也。故曰修道之謂教。夫使目的同一。途徑同一。詎復有彼我之見。軫域之分。苟無歧異。爭於何有。今有樹教義以是己非人者。吾人欲辨其真是真非。則當究其所說爲圓通抑爲膠執。爲博大抑爲狹隘。爲順成抑爲穿鑿。爲實際抑爲荒唐。由前之說。則聞之者能信受悅服而幸福安寧之目的可達。是率循天命之正道也。由後之說。則託名宗教而去目的愈遠。終至鬥爭殺戮。爲世詬病。卒歸淘汰。吾人同賦天命（即

明德。此心具有準繩。當平心靜慮。自爲抉擇。庶不爲似是而非之說所誤。以認天而悖道也。

### 第三章 天道之意義

凡言道與教者。大抵以天命爲宗。天命者。對於人而言。離人則無所謂天命。換言之。天命者。必於人之心性體驗之。情感發見之。非是則不見也。何以言於心性體驗之也。釋天命者。莫善於大學康誥曰。克明德。大甲曰。顧諟天之明命。帝典曰。克明峻德。皆自明也。自明卽佛教之明心見性也。心之誠者。不雜須些人爲。然後臻參天地贊化育之境。界性之靜者。不染一毫渣滓。然後有天地位萬物育之感覺。蓋道心與天心。真如不二也。何以言於情感發見之也。凡人窮極則呼天。獲福則謝天。作善人所喜。則天降之百祥。作惡人所怒。則天降之百殃。世有善人而賞或不加。惡人而罰或幸逃者。則旁人必以賞罰望之於天。而天之報施刑罰。亦歷歷不爽。蓋天道與人情。息息相通也。古人云。天道遠。人道邇。又曰。善言天者。必有驗於人。孔子曰。能近取譬。爲仁之方。故儒與釋之教人。皆不言天道而言人心。譬之於物。天猶明鏡也。鏡中狀貌。則吾人所反射光線也。欲求形貌之美惡。不能

責望於鏡。猶之自身之命運與禍福。不能責望於天也。當反求諸己而已。孔子曰。君子求諸己。又曰。射有似乎君子。失諸正鵠。反求諸其身。佛經曰。若自不發心。雖諸佛菩薩。不能度也。是故天者。羣衆心理所積之中和性也。上帝者。羣衆心理中和性之代表者。亦以羣衆心理爲代表者也。所謂萬能與最高權。則又由羣衆心理所積而成者也。我與各個人所賦之本性。則亦由此公積體中和性分授而出。所謂天命也。至於賦性。或得其偏而失其中和。則各個人自造業因之所致也。非天之咎也。所謂形貌之醜惡。不能責望於鏡也。其所謂性之中和者。則誠與靜是也。統名之曰仁。其在心性之發動者。則爲忠恕。而推之於行事者。則分別爲孝弟。忠信禮義廉耻。故自其性之靜者言之。則天地人我萬物皆相忘於無有。是謂止至善。是謂至誠。是謂無極。佛家謂之眞如。謂之涅槃。由其心之動者言之。則所以應天下萬變之事物者。遂見爲孝弟忠信禮義廉耻也。孔子言畏天命。而其論求仁之方。則克己復禮而已矣。大學言明明德。曰。顧諟天之明命。克明峻德。皆自明也而已矣。中庸言明天命。曰。率性脩道而已矣。孟子言事天之道。曰。存心養性而已矣。佛言大乘正宗曰。如是安住降伏其心而已矣。觀乎此。則事天與明天命不

敢於心性以外求之亦明矣。知此義也。則可以言天道。可以言教。

#### 第四章 儒家求仁之方法

人有恒言曰。各教皆以勸人爲善爲目的。此言是也。佛言慈悲。普度衆生。包涵十方三世。其義甚廣。言究竟義。固當如是。然非常人所能解喻。所能幾及也。儒言明德親民。止至善爲大學之道。專就人生身心日用論列。近而易曉。茲請以儒家言與耶教之所謂愛者相比鏡。則可見儒家之言仁。有求仁之方。有爲仁之法。非如耶教之言愛之泛而不實也。蓋吾人天性爲物欲所汨沒。雖夙知仁之當依。德之當據。而外誘甚強。中心輒不自主。動爲所移。故必有存養培植之方法。使心常親乎仁而不違離也。故孔子答弟子問仁。有種種方法。其屬於存養者。曰克己復禮。曰強恕求仁。曰仁以爲己任。曰仁遠乎哉。我欲仁斯仁至矣。曰剛毅木訥近仁。曰仁者先難而後獲。皆求仁之方也。其屬於培植者。曰以友輔仁。曰里仁爲美。擇不處仁焉得。知曰工欲善其事。必先利其器。居是邦也。事其大夫之賢者。友其士之仁者。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作亂者。未之有也。君子務本。本立而道生。孝弟也者。其爲仁之本與。此皆爲仁之法也。而其尤注重者。則爲孝弟。所以然者。泛言

博愛。每易流於虛僞。近於務名。且仁之發動。必有所自始。親愛之切者。莫如父母。常能推父母懷抱哺乳提攜顧復之恩。則雖涼薄之性情。亦能化爲敦厚。頑梗之氣質。亦漸變爲溫良。推吾老以及人之老。推吾幼以及人之幼。則天下皆和親而人民安樂。故聖人以孝弟爲仁之本。而以爲王道治化之所從出。所謂以孝慈臨民則忠。所謂慎終追遠。則民德歸厚矣。所謂君子篤於親。則民興於仁。所謂孝思不愾。永錫爾類。夫使民風反於忠厚。而推孝思以錫其類。則盈天地皆慈祥愷惻之氣。雖有暴戾險狠者。處於其間。亦與之相消而默化。則忿爭殘殺之事。自較減少矣。推重孝弟。所以發育其仁慈之性情。祭祀祖先。又所以保存其孝弟之觀念。故孔子曰。明乎郊社之禮。禘嘗之義。治國其如示諸掌乎。夫所謂重祀祖者。非有取於黍稷馨香以求神福也。特不忍有死其親之心。故歲時伏臘。必有供獻。事死如事生。事亡如事存。孝之至也。夫孔子固深惡乎媚鬼者。謂爲獲罪於天。無所禱。又曰。未能事人。焉能事鬼。何爲而重視祭祀先祖若此。蓋視祀祖爲培養其孝友之情。忠厚之德之最善方法故也。今牧師之言曰。必去爾主位。除爾拜跪。絕爾飯食之供。禁爾香燭之奉。是皆虛僞。且得罪於天帝。若必欲記念其先人。則供奉照

相獻以鮮花可矣。夫主位香燭供獻肴飯者國俗也。有何道義之違礙。以致得罪於天耶。且主位與照相有何分別。香燭與鮮花有何差異。今使儒教之徒傳道於西土。而曰。若必去爾照相而用木主。舍爾鮮花而用香燭酒飯。否則得罪於天帝。其爲近人情而合天理否耶。抑亦徒自狹其教義。貶其價值而已。耶教褊小狹隘之處甚多。故不能推行於中國。此特其一點耳。所以然者。由於不知事天事人之真諦。與夫求仁爲仁之方法。故斤斤然爭儀式之末而忘其大本也。

### 第五章 耶教離人事以言天道之誤

耶教以事天教人者也。然其言天也。在未來之虛榮。而非實際之受用。其所獎進。在專一之信仰。而非在正義之行爲也。換言之。重外而輕內。舍本而逐末者也。其言曰。信耶穌者得永生。得入天國。坐於耶穌之右手。迨末日審判。信者得種種安富尊榮。不信者受種種罪苦刑罰。雖義人不赦也。故曰。苟爾愛爾之父母。比於愛天父。則不得入天國。有請先葬其親而後從耶穌遊者。耶穌語之曰。汝隨我行。任死人自葬可也。所以然者。則由於以爲有信仰則萬事具足。又以上帝爲能自由禍福人。其條件以信否爲從違。不以功罪爲標準也。馬丁路德痛教會之暴橫專

制。創立新教會以與之抗。舊教會竟加以種種逼迫。殘酷刑罰。慘無人理。雖婦孺不得寬貸。以實行其不信者。雖義不赦之言。此種酷虐新教婦孺毒刑之模型。泰西蠟人院中常存之。望之股票。十字軍之興。前後數百年。殺戮無數計。所誅戮者。不以善惡爲名。而以不同信仰爲名也。英倫與愛爾蘭共一羣島。共一君主。而數百年仇殺爭鬭無寧日。今雖自治分立。難猶未已。所以者何。教爭故也。歐美民俗。父母之於子女。盡教養之劬勞。而子女對於父母。止有遺產之希望意。而無事養之責任心。何以故。教義之流弊。遂敗薄視其親之漸也。夫我國古聖人之立教。有權衡輕重之微意焉。於孝養敬事特別注重。盡力獎勵。而世之不孝養不敬事者。猶多也。奈何更輕之抑之。使不孝養敬事者。藉以自恕。更振振有辭也。吾見有社會所尊崇之基督徒者。身則鮮衣美食。高車華屋。而其父母則猶賤役以食其力。有身爲大學校長。而其老父爲之執門役者。歐美人談及老而無告者之苦。輒復羨慕我國人能事親養老。以爲風俗之美。而不知經數千年之化導獎勵以成者也。迨社會已養成此風習。羣衆以是定人善惡。而事親養老之職。有不待教責而然者。故衰病老人。愁苦怨望之聲。吾國當較世界爲少也。孔子曰。未能事人。焉能事鬼。世豈有不能愛其親。而能真愛人。

者。亦豈有不能愛人。而能真愛上帝者乎。故重孝以發育愛人之思想。真事上帝之道也。反是則名爲尊上帝。而反以敗涼薄之漸。上帝將巍然則上而感然不樂者矣。且彼著新約者。託名耶穌。實臆造種種謬說。故矛盾百出。夫耶穌既稱天爲父。其意欲以詔世人。天下之尊而且親者。莫父母若也。自稱曰人子。其意若曰。世界職責之大者。莫人子若也。而又欲抑其所生之父母。以顯天父之當尊。後其所生之父母。以顯天父之當先。而不知所謂天父者之尊榮。且隨之而愈抑。因之而愈後也。今有人焉。有子有孫。孩提之童。親其父過於大父。天性也。而必謂其孫曰。若愛汝父。不得比於汝之愛祖。能事汝祖。則天下之孝道盡矣。豈理也哉。或曰。耶教何嘗不言孝。十誡中。固言順從汝父母之命矣。耶穌亦嘗以母託門徒矣。保羅亦以書教人順從父母。尊榮父母矣。答之曰。愛親天性也。人所同也。耶教徒未嘗不同此性情。惜其未知有待於存養之功。而不加重視耳。又爲其與孝敬相反之言。教行爲所蔽。遂啟非孝之漸矣。且儒家之教孝也。重其性情之篤。心意之真。故重在服勞承歡。先意承志。其言養重在養志。故曰。至於犬馬。皆能有養。不敬何以別乎。彼徒知供養與順從尊榮者。豈足以盡孝之義哉。統觀其教之結果。除少數

誠懇傳道師及女信徒外。其餘挂名教籍者。大抵以信教事天。自解自恕。而對於人類表實際之同情者絕鮮。故其人民多假借法律以行其侵奪。託名公理以施其強暴。以造成此巧詐私立愁慘酷毒之世界。此則離人事以言事天者之過也。或曰。耶教不有種種醫院教育等慈善事業乎。彼其事天亦爲事人也。其教門徒棄其死父以從耶穌者。將令其傳道化人也。答之曰。善醫者治之於未病。且病者吾人業因所得之果不治其因而治其果。是逐末也。至其教育之成績。既如上所述矣。夫欲傳道化人而先恣置其親。則所傳者所教者果何事耶。不於律身處世日常生活言事天愛人而別求事天愛人之道。根本之既誤。故末流之弊害不可勝言也。儒者之言事天愛人。止在動靜語默應事接物之際。其工夫爲存心養性克己復禮。其方法程序爲格致誠正修齊治平。夫必有溫恭孝友勤勞克己之個人。然後有樸實踐履急公好義之國民。必有整齊肅穆禮讓雍和之家庭。然後有政教修明衆庶得所之國家。故曰。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。曰。君子篤恭而天下平。曰。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。曰。一家仁一國興仁。一家讓一國興讓。曰。孝友是卽爲政。曰。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後民法之也。又重言之曰。故君子之道本諸身。徵

諸庶民。考諸三王而不繆。建諸天地而不悖。質諸鬼神而無疑。百世俟聖王而不惑。質諸鬼神而無疑。知天也。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。知人也。所以孟子云。命天事合一之理。率性修道必遵之途。東海西海。心同理同。千世萬紀。此道不變。學之道。懸一標準。以作育有體有用之國民。使隨地隨時。人得循此標準。而進德修業。道問學。以發爲事功。使千萬人中。有一成就。則庶政百端。隨之而舉。豈待仰富豪之鼻息。稍沾其貪詐所得之餘瀝。而後能舉辦所謂慈善事業者哉。昔子產聽鄭國之政。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。孔子聞之曰。是惠而不知爲政。歲十一月。徒杠成。十二月。輿梁成。民未病涉也。焉得人人而濟之。蓋儒者之言事人。從其大體者也。務其本者也。耶教之言事人。遺其大而急其小。舍其本而逐其末者也。其徒以醫病逐鬼崇高耶穌。而於醫性情之病。逐良心之鬼。則未能言其故。以入天國蒙神恩推崇其教。而於天國卽在方寸。神恩求諸己身。則未能見其通。故於理則扞格而不可達。於情則矯強而非自然。此所以既爲禮教派所斥。復爲科學家所屏。終至爲社會運動者所絕。並其小善片長。亦均棄之。至可惜也。無他。離人事以言天道之過也。

## 第六章 因果感應說與救主贖罪及最高權賞罰說

因果之說。儒與佛同。所謂作善降之百祥。作不善降之百殃。積善之家。必有餘慶。積不善之家。必有餘殃。所謂明德之後。必有達人。是也。儒家之言因果。皆由事實經驗而得。但不若佛說因果通三世之圓滿詳盡耳。然禍福賞罰之必以善惡功罪爲標準。則中外古今之通論也。從耶教之說。則異是其言曰。耶穌者。上帝之獨生子。遣以爲世人流血贖罪者也。耶穌未生以前。世人以義得救。耶穌既生以後。世人當以信耶穌名得救。賴耶穌血得贖罪。不信耶穌者。雖義不赦。不得入天國。故教會之收信徒。施洗禮也。則必問之曰。若信耶穌爲上帝之獨生子否。信耶穌爲童貞女所生否。信耶穌死後三日復活否。則必漫應之曰。信如是。則是人名爲基督徒。爲義人得救贖。得入天國得永生。假令其人自問未能心悅誠服。不敢飾僞。而以實告牧師曰。未能全信。並未解所以必信此數事之理。則牧師必曰。是尙未得聖靈充滿。未能受入教會爲基督徒。換言之。則其人不名爲義。不得救贖。卽令其人孝弟忠信行誼無愧。仍將沉淪地獄。不得入天國。蓋明明斥誠而獎詐也。欲人之不相率而爲僞。其可得乎。故西諺有曰。與教堂近者。與上帝遠。誠痛乎作

僞之多也。孟子不嘗言乎。子何以其志爲哉。其有功於子。可食而食之矣。且子食志乎。食功乎。有人於此。毀瓦畫墁。其志亦將以求食也。則子食之乎。今耶教之徒。乃曰。憑信仰。不憑功罪。能信耶穌。則雖罪亦赦而受賞。是毀瓦畫墁而受食之。謂於情理有當乎。然而其徒則竟曰。基督教重信仰。不重工作矣。予去歲有與清華學

論宗教函。臘君未函不置辨。但言基督教信仰重於工作。

彼其意若曰。篤信上帝者。則畏其威權。而不敢爲惡也。

如此以爲信。未嘗不可。然而彼爲宗教壟斷計者。又不肯但言天道。並不肯但言上帝。而必曰。耶穌卽上帝。又卽上帝之獨生子。不信耶穌。卽爲不信天道。不信耶穌爲童貞女所生。及死後三日復活。卽爲不信天道。爲教會計。則善矣。而與立教之意。則大悖。蓋得無數名爲信天之人。而不必盡心爲善。何以故。緣其所以要求信仰者。本不在天道。而在與天道無關之條件。故請析言其義。今有人焉。家有二僕。其一人則工作爲謹。以爲既受主人之酬給。則當努力盡職以報之。至於主人之家世之母德之威權之才能。所不問也。其又一人則終日頌揚主人之世德。畏其威力而服其奇才異能。而於本分應盡之工作。怠而不修。而曰。此主人必賞此善頌揚而不盡本分之僕。罰彼雖盡本分而不善頌揚之僕。豈情理也哉。耶教之

言悔罪也。則祈禱以乞救主之赦。雖萬惡滔天。能信託救主。則無罪矣。何以故。耶穌既代人流血贖罪。凡信賴耶穌者。皆被贖也。儒與佛則重在己功。而輕外力。重在修行。重在至心懺悔。故儒家曰。丘之禱久矣。又曰。獲罪於天。無所禱也。佛家亦曰。若自不發心。雖諸佛菩薩不能度也。儒與佛皆勉人爲其難者也。耶教則獎人爲其易。夫天下凡屬善義者。生成者。建設者。積極者。皆難事也。凡屬罪惡者。死亡者。破壞者。消極者。皆易事也。作惡者猶水之向下。其事極順而易。世人雖知惡果之不可免。猶將犯之。今乃曰。赦罪甚易也。遂使人有所恃而無憚於爲惡矣。譬如花柳毒至可怖者。市醫爲多得錢計。則告人曰。今有良藥。毒易治也。於是彼狎邪者。遂無所忌。而敢以身試之矣。良醫則必告人曰。身心健康。保之甚難。而毀之至易。一經染毒。則雖有藥去毒。而心身健康受其害。永不得復。夫藥劑雖易辦。而終受害。勉強自制工夫。雖甚難。而終免禍。則人庶幾避易而就難也。儒者之教人。蓋如是耳。其言曰。仁者先難而後獲。又曰。力行近乎仁。凡克己復禮。以理勝欲。莊敬篤行。自強不息。皆古人勉強而行之工夫也。昔人言爲善如登天。又曰。攀躋分寸。不得上。失勢一落千丈。強皆所以教人爲仁之工夫。不容一息稍懈也。苟能不懈。